

文章学新探—— 面向未来的写作技法

陈亚丽 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文章学新探

——面向未来的写作技法

陈亚国 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130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探讨普通文章写作规律的文章学专著。它科学地论证了普通文章与文学作品的本质差别,阐述了文章要素、文章章法与技法、文章的功能、文章的魅力等文章理论;并描述和分析了应用广泛的经济类、礼仪类、公文类、新闻类、探索类等普通文章的写作技巧。既有理论,又有具体操作方法,具有时代感和实用性。

本书适用于大、中学师生,国家公务员,新闻工作者,文秘工作者,以及一切希望提高自身普通文章写作能力的读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章学新探:面向未来的写作技法/陈亚丽著.-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9

ISBN7-5023-2458-5

I.文… II.陈… III.汉语-文章学-研究 IV.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06001号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北京昌平星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204千字

社科新书目:398—311 印数:1—5500册

定价:10.30元

自序

这一篇书序，原本应由我的导师张寿康先生来写的。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一定会为我欣然命笔的。然而不幸的是，他于1991年夏天，在主持完文章学的年会返京的当晚便猝然离开了人世。他在没能把文章学完全推向社会，而我的羽翼也还未丰满的时候，就这样过早的、怀着满腔的热情与憧憬悄然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开创的文章学事业。作为他唯一的入室弟子，我从他离开我的那一天起，就立志要继续他未尽的事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夙愿。

现在，我经过两年，其实应该算是四年（从1991年导师仙逝算起）甚至是九年（从上研究生接触文章学算起）时间的酝酿、积累，终于写成了这部文章学专著。首先，我要把它奉献给我的导师；其次，奉献给所有的文章学研究者以及所有想提高自身普通文章写作能力的普通人。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曾经像一只孤雁，在遇到暴风雨的时候，必须耗尽全身的力气去与暴风雨搏斗，以免迷航。我多么渴望时时有导师为我领航，为我指点迷津！但是命运却偏偏要考验我一下，逼我未到“而立”之年，就必须自己对未来做出抉择。好在命运对我还不算特别残酷。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不懈探索，不懈追求，今天我终于可以欣慰地告慰我的导师了，我没有辜负他的教诲之恩，我确实在他开辟的田野里不停地耕耘，而且还有收

获。我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对所有那些自强不息的人，所有想自立于社会的人，所有想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人有启发、有教益。我铭记着我的导师的一句话，建立文章学就是要“为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做出贡献”。我的这本小书就权作是一次尝试吧。

这本书是在消化吸收前人的文章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其内容包括我上研究生时就开始思考的课题，也包括我多年来钻研、学习、讲授文章学的一些心得、收获。尽管它不是“字字珠玑”，但它们几乎都出自于我的思考，是我个人钟情于文章学而结出的果实。

在写作过程中，我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约束，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每一章都根据内容的需要来安排写作的形式和层次。或分节、分层，或一气贯通。总之，全由着笔性写。

全书各章相对独立，但彼此又有内在的联系。比如“文章本质探讨”一章，这是文章学建立之后的首要课题，它关系到文章学的研究对象，所以把它放在了第一章。比如“文章本体探微”是讲文章的构件与文章的要素，是对文章的微观研究。这一章讲到的问题，在以下的章节里便不再涉及。但从全书总体来说，各章、各节之间又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那就是各章的排列顺序大体是由微观到宏观，由文章的内部因素研究到文章的外部因素研究，从文章的本质探讨到文章的特性的探讨，再到文章的功能与传播的探讨。文章简史，是对文章整体的发展历程的探讨，所以放在后面。最后一章是“文章学与语文教育”，是文章学直接与语文教育相结合的尝试。讨论的是文章学理论在语文教育中的应用问

题，是更为宏观的课题，所以放在了最后。

关于“文章的要素”，虽然延用了前人关于“文章六要素”的提法，但在论述过程中则是从新的角度来论述的。比如在阐述文章要素之一——主旨时，不仅仅客观介绍这个术语本身，而且探讨了“现代文章表现主旨的特点”，这样让读者接触到的不仅仅是静态的概念性知识，而且还有动态的操作方法。另外，关于“文章章法与技法”，本书将以往传统观念上的章法、技法的类别重新作了一次“鉴定”，紧扣章法、技法是“手段”而不是“效果”这一标准，重新归纳了文章写作过程中常用的章法与技法，并且吸收了他人有关的新的研究成果，如搭题技法。对于“文章三律论”，则根据实际运用的需要，只介绍其中两律。笔者从全书的整体性考虑，简略介绍了“文章源流”及“文章分类”。因这些内容多属于史料性的，主要参考了《文章学概论》中的有关内容，但在评述上则加上了我个人的分析。

这本小书，一方面想要呈现文章学的大体框架，另一方面又想让读者从中学到写作普通文章的技能、技巧，让读者开卷有益。这是我个人的写作初衷。但愿它对于读者是一本有用的好书。

作 者

一九九五年元月

绪 论

一、社会呼唤文章学

文章学是研究普通文章的读写规律的科学。普通文章即除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各种书面语言。我们根据普通文章的性质及应用范围，把普通文章分为五大类：礼仪类、新闻类、公文类、经济类、探索类。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应用频率极高的普通文章，都是文章学的研究对象。

现实生活中，一个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每天不一定非要读诗歌、读小说，但他不可能不读报、不听广播、不看电视。因为报纸、广播、电视可以向读者、听众传输各种真实的信息，包括知识信息、情感信息、商贸信息、生产信息等。报纸、广播和电视都是普通文章的载体或传播媒介，普通文章与人们的生活可以说是息息相关。

古人曾经说过：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里所说的文章，应该是我们所界定的普通文章。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各个部门、各个领域中，口头与书面文章在维护和协调国家机器各部门的关系并使之正常运转的过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试想，如果没有公文这种文章形式，国家的政策、法令将如何下达？国家机关怎样行使自己的权利？如果没有新闻这种反映客观事实的文章形式，地域之

间、上下级之间、同类部门之间的信息又如何交流呢？人们难以想象用诗歌或小说的形式去传达国家的法令或传递相关的信息该是一种什么效果。

在90年代的今天，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高效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随之而来的是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商品换代周期缩短，追求少投入、大产出和高利润。这种经济体制的变革无疑要牵动上层建筑等其它领域做出相应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对普通文章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普通文章的写作要求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格。社会要求普通文章的写作要彻底抛弃传统的书院气，面向纷纭的大千世界，必须由过去的不问经济、不屑于谈经济的状况变为加入市场经济的竞争并充当市场经济竞争的媒介和工具。对于刚刚跨出校门的青年来说，步入社会的第一步，必须首先学会推销自己；对于找到国家公务员位置的人来说，首先应了解公文的基本规格与模式；对于从事广告创意的人来说，首先应该了解广告语的特点，并学会使广告“出语惊人”、读者“过目不忘”的技巧。所有参与商品竞争的人，都必须了解经济合同、市场调查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基本写作要求，因为这些普通文章的应用频率已越来越高……

社会对于普通文章的需要如此迫切，但为什么以往没有人来专门研究这些普通文章呢？在整个社会包括高等学府的中文系里都仅仅设有文学课，而没有文章理论课？这是因为在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文章文学一直混淆在一起。在大学中文系，有文学理论课，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以至于外国文学课，却单单没有古代文章或“现代文

章”课。造成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不会写实用文章，假如工作需要，还必须从头学起的恶果。在中学语文教学里，课文的80%以上均为普通文章，但却不讲普通文章的写作规律，造成许多中学生在作文里学习文学作品的虚构手法，不会如实的、客观的反映现实生活。文章与文学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书面语言的长期混淆，造成文学理论代替文章理论、文学创作方法代替了文章写作方法，最终是造成整个社会普通文章的读写能力低下。

也许有人会说，在大学中文系里不是还有写作课吗？写作现在也已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叫“写作学”。但写作学的研究对象是“广义文章”，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文学创作规律是写作学探讨的核心问题。近年来，为适应社会的需要也有由对纯文学作品的研究转向对实用文章的研究的趋势。无论写作学研究什么，关键一点是，写作学不考察文章与文学的区别，仅仅是就某种文体的特点来谈某种文体，没有从根本上找到文章、文学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书面语言之间的本质差异。这就不利于普通文章理论的发展。文学理论目前已相当完备，而文章理论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和整理，也还有待于进一步丰富。只有认清文章与文学的差异，才有利于文章、文学沿着各自的轨道向前发展。而不是文学包容文章，也不是文章包容文学。

所以就目前对文章、文学研究力量的不均衡的状况看，也是到了给文章独立门户的时候了。社会对于普通文章的需要，学术研究的空白，都说明文章学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文章学以普通文章为研究对象，必将对提高人们普通文章的读写能力产生深远的有益的影响。我们坚信，社会经济越发

展，社会对普通文章的需要也就越强烈，文章学也就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文章学学科也就会越来越兴旺发达。

二、文章学溯源

“文章”一词，最早是“文采”之意。《周礼·考工记》里有“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这个“文”与“章”都是“文采”的意思。在《论语·泰伯》中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庄子》中有“灭文章，散五彩。”《楚辞》中有“文章烂兮”等等，同样也是“文采”的意思。到了战国后期，“文章”一词又有一个新的内涵，《战国策》中的“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文章，是法令的意思。

“文章”一词有现在的书面语言之意，大约始于《史记·儒林列传》，其中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又如曹丕《典论·论文》“文章经国之大业”，范晔《狱中与诸甥姪书》中有“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在《北史·魏高祖纪》里有“帝好为文章诗赋”等。在后来的专著里，以“文章”命名的也逐渐多起来。如梁人任昉的《文章缘起》、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等。

文章学，也并非始于今日。1907年出版的《国粹学报》刊登了《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其中设有“文章学”一科。与文章学并列的其它学科有“文字学”、“史学”、“考古学”等。在“学科预算表”里，文章学的内容被分为六个学期，第一学期是“文学源流考·作文”，第二学期是

“文章派别考·作文”；第三、四、五学期是“文章各体·作文”；第六学期为“著书法”。这是“文章学”第一次以学科的面目出现。而且从每学期的计划内容看，是把文学与文章严格区分开来的。1914年，来裕堦的《汉文典·文章典》涉及文体、文论、文法等内容。到了1923年，顾实（江苏常州人，1876~1956年），曾写出《文章学纲要·序论》上下两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国学丛刊》上。内容涉及文章学、文章学与美学、心理学的关系，文章反映了顾实对文章学的初步设想，他曾主张“文章学者，根柢于心理，而归命于美学”。

在同一时期，刘咸炘（缙泉）在《文学述林·文学正名》里也提到过“文章学”。即“外形（以一篇为单位）纵剖则为五段：一曰字，二曰集字成句（字群在内），三曰集句成节（句群在内，俗所谓一笔），四曰集节成章（亦曰段），五曰集章成篇。专讲一字者谓之文字学，即旧所谓小学；专讲字群、句群者谓之文法学，旧校勘家所谓词例也；其讲篇章者则为文章学”。这是“文章学”又一次以学科的面目出现，而且是与“文字学”、“文法学”相提并论的。以“文章学”命名的专著有龚自知的《文章学初编》（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蒋祖怡的《文章学纂要》（1942年正中书局）。这些专著，虽以文章学命名，但其内容各有侧重。《文章学初编》绝大部分是修辞内容，而《文章学纂要》则从语法的角度，涉及字、词、句及修辞、逻辑知识等，最后扩展到篇章，包括开头、结尾、题目，写作准备、文章流变等等。《文章学纂要》构筑了早期文章学的学科框架。

1962年林祝敌又写出《文章学初探》一文，他认为文章学可以分为两部分，即理论部分和实际部分。理论部分研究文章学史及文章原理；实际部分研究措辞、章法（结构）、文体（文章的分类）。

除以上提到的“文章学”的著述、论文之外，还有其它有关的论著，在此不一一赘述。总之，早期的关于文章学的内容，有些附丽于语法著作之中，有些附丽于修辞学著作中或者就以修辞学为名而兼及文章学的。

在早期的文章学研究中，一位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对文章学学科的建立莫正了基础。他就是叶圣陶先生。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不断在自己的著作或与他人合作的著作中发表他的见解，即认为普通文章（叶老叫“普通文”）与文学作品（叶老叫“文艺文”）不同。在他的《作文论》（1925年，商务印书馆）里，涉及了“文风、组织、文体、叙述、议论、抒情、描写、修词”等内容，初步建立了现代文章学的“文风、文体”的体系。在他与夏丏尊合写的《文心》里涉及到文章学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一部现代的《文心雕龙》。1937年叶老又写了《文章例话》，在“序”中叶老说：“这许多文章中有些是文艺作品，但是我也把它们看作普通文章，就普通文章的道理跟读者谈谈”。这说明在叶老看来，普通文章与文学作品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他与夏丏尊合作的另一部书——《文章讲话》里，叶老在谈文章的开头与结尾时，也是把普通文与文学作品分开来谈的。

叶老还在许多文章里一再强调普通文章的重要性。叶老曾指出，“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中学语文教材不宜偏重文艺”，“在初中阶段，虽然也读文学，但是阅读

和写作的训练应该偏重在基本方面，以普通文为对象”。因为“日常应用的不是文学而是普通文”，“一般文章是文艺作品的基础”等等（以上引语均引自《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遗憾的是，叶老虽然多次强调了普通文章的实用性，但始终未被全部贯穿到语文教学的实践中去，未得到推广，更未构筑为一门学科。

直到1980年，北京师范学院（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寿康先生在《语文战线》上发表了《文章学古今谈》，好比在平静的湖水中投下了一颗石子，激起了层层浪花，在许多文科院校引起强烈反响。于是全国文科院校的有识之士派代表来京与张先生共同商讨创立文章学学科之事。大家恭举张先生当主编，出版了第一部文章学专著《文章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此前，1981年召开了第一次文章学年会。从此文章学的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像《古代文章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文章学导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1990年台北新学识文教出版中心重印）、《文章学》（档案出版社，1986年）、《文章学基础》（湖南大学出版社）等等。到目前为止，已出版的文章学专著近150部，发表的论文1000多篇。在东北师大、首都师大、河南大学、河南师大、湖南师大、南京大学、江西上饶师专、贵州师大等20所院校开设了文章学课程（或为基础课，或为选修课）或招收了文章学硕士研究生。

文章学学科从建立至今虽然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但是由于它起步晚（与文学相比），研究者也相对较少，所以至今在这个领域中仍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文章学的研

究领域相当广阔。文章学与心理学、美学、逻辑学相联系，可以构成文章心理学、文章美学、文章逻辑学。另外，文章学也可以与中学语文教学相联系，文章学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可以作为指导中学语文教学的理论依据。

三、国外的文章学研究

文章学不仅在中国有，在日本、美国、前联邦德国、前苏联等国都存在。只是叫法略有差别。日本仍叫“文章学”，美国、前苏联叫“篇章语言学”或“话语语言学”。前联邦德国叫“言语语言学”。国外的文章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均附丽于语言学之后，都是由语言学、语法学的研究拓展而到篇章的。所以他们的研究方法多沿用语言学、语法学的研究方法。我国的文章学专家张寿康先生就曾主张文章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他的观点不无受到国外文章学的影响。

（一）日本的文章学研究

在日本，文章学的发端要从1950年算起。这一年，日本东京大学国语学讲座主任教授、日本国语学学会代表理事（会长）时枝诚记推出了他的第一本关于现代日语的语法著作——《日本文法口语篇》。书中除总论外，文章学与训法学、句法学并驾齐驱，昭示了一个新学科的诞生。1951年，他又推出了《关于文章学研究的一个课题》，这篇文章是在全国国语教育研究大会上的讲演内容。这篇文章（这次演讲）把文章学推向了社会，引起日本整个国语教育研究界对这个学科的广泛关注。

1954年佐藤喜代治的《关于文章学的成立》一文发表，指出文章学应该和语法区别开来，文章学与语法学、语音学同为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之一。这一观点在1960年同样得到时枝诚记的同意。在学术界成为主流。之后又有《文章学和文章章法》（早稻田大学教授森田良行）、《学校文法文章论》（永野贤著）、《文章学研究序说》（时枝诚记著）等等。这些论著将日本文章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进入70年代以后，文章学代表著作有两部，一是《文章论详说》（永野贤），一是《国语教育文章论》（市川孝）。在《国语教育文章论》里涉及文章的分类、结构、文脉的展开、句子的接续、段落的延续等问题。70年代后期，文章学研究的重心，由文章的文脉、句子、段落等的衔接展开关系里所蕴含的客观论理，向文章的其它侧面转移。代表性论文有《文章学的轮廓》（林四郎）和《文章的视野》（宫地裕）。

1980年《文章学和修辞学》（林四郎）探讨了文章学和修辞学之间的关系。文中指出顶真回环、伏笔等修辞学现象实际上指示的是句子衔接过程中上下句之间的意义传承关系。因此无疑也是文章学所应研究的课题。之后，又有《文章论的位置》（金冈孝）等论文。1984年在日本国语学会成立40周年之际，国语学会安排了关于文章学的发表恳谈会，议题是《文章论的开拓》。恳谈会后，文章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恳谈会的讲稿最后被修订整理，《文章的意义学》（林四郎）及《话语中的视点》（神尾昭雄）是其中较有份量的两篇。

限于所掌握的资料，日本文章学的研究状况只大体介绍

以上内容。总之，日本文章学的研究是比较严谨、扎实的，因为它是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来研究的，所以在研究文章的时候往往也借助于研究语言的方法，微观的研究比较多。

（二）前苏联的文章学研究

前苏联老一辈的语言学家谢尔巴院士，他的研究已涉及结构段的内容。另一位颇有影响的语言学家叫布达可夫，他曾写过《话语语言学在何种程度上称得上是语言学》（1979年）。此文指出了一些研究动向。他说：“在近十至十五年内，语言学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人们把它叫作话语语言学”，“时而又称它为连贯话语语言学，时而又叫作运用中的语言，有时又叫大结构语言学，等等”。在1978年进步出版社还出版了语言学家尼克拉耶娃编订的《篇章语言学专集》，她在《引言》中说“在60年代后半期和70年代出现的篇章语言学的急速发展，是同语言学的价值、任务和实证纲领方针的总体综合变化相联系的。”其潜台词是，篇章语言学的发展是语言学的研究突破句子而拓展到篇章的必然结果。语言学的研究拓展到篇章也才能最终体现语言学的价值。在前苏联还有人认为，篇章语言学已经不是一个部门，而是根本，是整个语言学的基础。

其它一些国家也有文章学的研究。如前联邦德国。早在30年代，布拉格语言学派在研究言语语言学时，已接触到言语的连续性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论文有《言语语言学的必要性》（斯卡里卡）。到1952年，哈里斯已在文章中揭示了“篇章链”的概念。这一概念就是研究链条式的语言组织，超句子的形式。另外前联邦德国有一个语段语言学派是专门研究篇章的。并曾经有过一个德意志研究小组的专门研究单

位。

总之，国外的文章学研究需要我们去学习、借鉴，整理、引进的工作需要我们从头做起。我们必须以清醒的头脑去客观地“拿来”，吸取其中有益的部分，丰富我们的研究成果。